

各个“种族”是如何 (从挪亚一家)产生的



-
- 什么是“种族”？
 - 不同的肤色是如何产生的？
 - 对种族起源的错误观点会带来什么后果？
 - 黑人是含被诅咒的结果吗？
 - 如何看待“石器时代”的人？
-

根 据圣经记载，所有人类都是挪亚和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儿媳的后裔，而在挪亚之前的人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创世记 1-11）。但今天我们有许多“种族”，他们的特征似乎大不相同，其中最明显的是肤色。许多人反这作为质疑圣经记录的一个理由，他们认为不同的种群只能在数万年的时间里在彼此分离的状态下各自进化而成。

圣经告诉我们，挪亚家族的后裔说同一种语言，住在同一个地

方，违背了上帝要“遍满全地”的命令（创世记 9:1；11:4）。于是上帝混淆了他们的语言，导致群体分裂，以多个小群体的方式在地球上分散（创世记 11:8-9）。现代遗传学表明，在这样的族群分裂之后，如肤色等特征的变化只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就能实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同人种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经历漫长的时间分离才形成的¹。

什么是“种族”？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上其实只有一个种族——人类。圣经教导我们，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使徒行传 17:26）。圣经以部落或民族来区分人，而不是肤色或身体特征。但很明显，有些人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例如肤色），使他们与其他群体有所分别。我们更愿意称这些人为“人群”而不是“种族”，以避免“种族”这个词带来的进化含义。

所有人都可以通婚，并产生有生育力的后代。这表明，“人种”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很小。事实上，DNA 的差异几乎微不足道。世界上任何两个人的 DNA 通常只相差 0.2%，²而其中只有 6%（即微不足道的 0.012%）可以与“种族”类别联系起来；其余的都是“种族内部”的差异。

人类学家通常将人类分为几个主要的族群：高加索人（欧洲人或“白人”），³ 蒙古人（包括中国人、因纽特人或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原住民），黑人（非洲黑人）和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

1. 世界范围内线粒体 DNA 的变化（“线粒体夏娃”的故事）表明，今天所有的人都可以追溯到 7 万到 80 万年前生活在一个小群体中的同一位母亲。随后关于线粒体 DNA 突变率的发现大大缩短了这一时期，使其符合圣经的时间框架。参看 Loewe, L. and Scherer, S., Mitochondrial Eve: the plot thickens,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12(11):422-423, 1997; Wieland, C., A shrinking date for ‘Eve’, *Journal of Creation* 12(1):1-3, 1998; creation.com/eve.

2. Gutin, J.C., End of the rainbow, *Discover*, pp. 71-75, November 1994.

3. 然而，居住在印度次大陆的人主要是高加索人，他们的肤色从浅棕色到深色不等。即使在欧洲，人们的肤色也从非常苍白到棕色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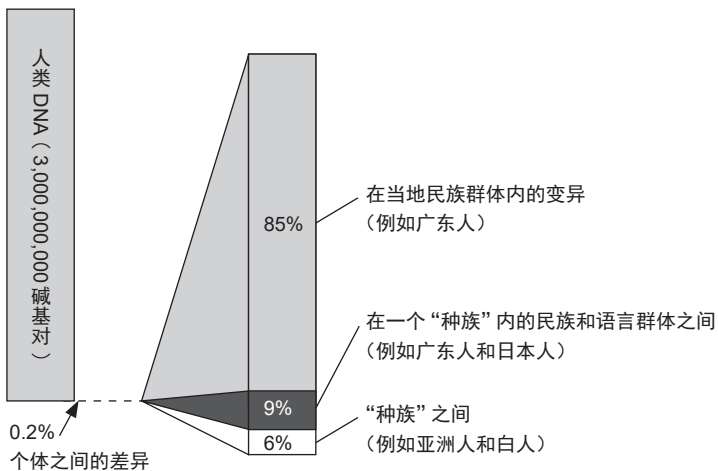


图 18.1 人类个体之间 DNA 的差异表明种族之间的差异很小。

现在，几乎所有的进化论者都认同不同的人种并没有独立的起源。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群并非由不同的动物群体进化而来的。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会同意圣经创造论者的观点，即所有的人类群体都来自同一个原始人群。当然，进化论者也认为，比如澳洲原住民和中国人这样的群体已经相互分离了好几万年。大多数人认为，群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异必须经过许多年才能形成。

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错误地认为，不同种族的特征（例如肤色）源于截然不同的基因组成。这种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但并不正确。举例来说，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不同的人群有“黄皮肤”、“红皮肤”、“黑皮肤”“白皮肤”和“棕色皮肤”，那么他们的皮肤色素肯定也大相径庭。如果用于着色的化学物质不同，就意味着每个人群的 DNA 编码也不同，所以这这似乎成了一个问题。那么，这些差异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呢？

实际上我们的皮肤中都含有同一种着色素——黑色素。这是一种深褐色的色素，在我们皮肤的特殊细胞中以不同的数量生成。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基因（就像白化病人一样，他们因基因突变导致缺陷，无法产生黑色素），那么我们的肤色就会非常“白”或呈粉红色。

如果黑色素产生较少，我们会呈现“白”肤色。而如果皮肤产生大量黑色素，我们会变成“黑”肤色。当然，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深浅不一的棕色。⁴因此，决定肤色的最重要因素是黑色素的生成量。

一般来说，无论我们观察哪种特征，都没有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有本质上的区别。以眼睛为例，亚洲人常见的杏仁眼与典型的白种人眼睛不同，这是因为亚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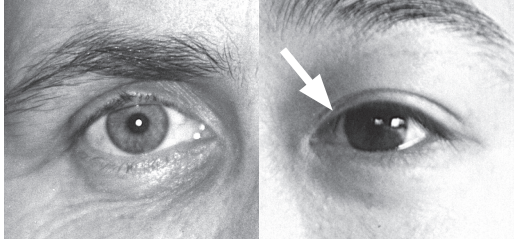


图 18.2 白种人和亚洲人的眼睛在眼周脂肪的分布上存在差异，大多数非亚洲婴儿大约 6 个月大的时候，一种叫做外眦赘肉的韧带就会消失（箭头所指）。

人的眼睛有一条细小的韧带将眼睑轻微向下拉（见图 18.2）。实际上，所有婴儿在出生时都拥有这条韧带，但大多数非亚洲人在 6 个月前就会失去这条韧带。有些人保留了这条韧带，因此他们的眼睛像亚洲人一样呈杏仁状；而有些亚洲人则失去了这条韧带，导致他们的眼睛形状像大多数白种人一样呈圆形。

黑色素可以保护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在阳光充足的地区，黑色素的生成过少会导致皮肤被晒伤和皮肤癌。而在日照少的地区，如果黑色素生成过多，会阻碍皮肤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因为维生素 D 的生成需要阳光的参与。缺乏维生素 D 会导致佝偻病等骨骼疾病，并与某些癌症的高发率有关。

科学家还发现紫外线能够破坏叶酸，而叶酸是一种对预防脊柱

4. 其他物质也会轻微地影响肤色，比如弹性蛋白的彩色纤维和色素胡萝卜素。不过，我们体内都有这些相同的化合物，其遗传原理也与本文所述相似。皮肤中除色素外的其他因素可能以微妙的方式影响观察者感知到的色彩，例如表面（透明）皮肤层的厚度，以及毛细血管网络的密度和位置。事实上，“黑色素”是由人体内被称为黑素细胞的细胞所产生的，它由两种色素组成，真黑素和褐黑素。这两样色素也决定了头发的颜色。真黑素呈深棕色，褐黑素则偏红。阳光能刺激真黑素的产生，把人们晒黑。红头发的人通常无法形成保护性的深色皮肤，他们的褐黑素比例高。他们可能遗传了一种有缺陷的基因，这使得他们的色素细胞“无法对刺激真黑素产生的正常信号做出反应”。参看 Cohen, P., Redheads come out of the shade, *New Scientist* 147(1997):18, 1995.

裂至关重要的维生素。黑色素可以保护叶酸不受紫外线的破坏，所以这是在紫外线水平较高的地区（如热带和高海拔地区）拥有深色皮肤的另一个优势。⁵ 黑色素还可防止热带地区常见的皮肤溃疡。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基因潜能，能够产生一定量的黑色素。当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时，黑色素的生成量增加，直至达到我们基因潜能的上限，这时皮肤就会呈现出“晒黑”的效果。

不同深浅的肤色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吗？如果一个黑人与一个白人结婚，他们的后代可能会有棕色的肤色。人们早就知道，当这些棕色皮肤的人结婚时，他们的后代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肤色，从非常黑到非常白。这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但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必须了解一些遗传学的基本原理。

遗传

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携带着描述我们的信息，就像一套详细说明一座复杂建筑的图纸和标准。这些信息不仅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人类而不是香蕉，还决定了我们将拥有棕眼睛、短鼻子等特征。当精子与卵子结合时，关于这个人将如何发育的所有信息（除了运动和饮食等后天因素）都已经存在了。这些信息大多以遗传密码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 DNA 中。⁶

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最高效的信息存储系统，大大超越了可预

5. Jablonski, N.G., Sun, skin and spina bifida; in: Bruce, N.W. (Ed.), *Proc. 5th Annual Conf. Austral. Soc. Human Biol.*, Centre for Human Biology, Australia, pp. 455–462, 1992.

6. DNA 大部分位于细胞核中，但也有一些 DNA 位于核外细胞质中的线粒体内。当卵子受精时，精子只提供其核内 DNA。线粒体 DNA 只能经母系通过卵子而遗传。

见的计算机技术。⁷随着人类的繁衍，这些信息被一代代复制（并重新组合）。

“基因”是指遗传信息中的一小部分，它只携带合成一种特定蛋白质的指令。⁸例如，有一个基因携带制造血红蛋白的指令，血红蛋白是红细胞中负责携带氧气的蛋白质。如果这个基因因突变而受损（比如在复制过程中出现错误），那么指令就会出错，导致细胞而制造出一种有缺陷的血红蛋白，或者根本制造不出血红蛋白。镰刀状细胞性贫血等疾病就是由这类基因错误引起的。

基因在我们的身体里是成对出现的。以血红蛋白为例，我们拥有两套制造血红蛋白的指令，一套遗传自母亲，另一套遗传自父亲。当卵子受精时，它会从父亲那里获得一套基因（由精子携带），从母亲那里获得另一套基因（由卵子携带）。

成对的基因配置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安排，因为如果你从父母中的一方继承了一个有缺陷的基因，它可能会指示你的细胞产生有缺陷的血红蛋白，但你仍然有可能从另一方继承一个正常的基因，它可以继续发出正确的指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从父母中的一方继承了数百个基因突变，但这些突变往往可以通过与另一方的正常基因搭配而被“掩盖”起来。这种遗传上的冗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保护机制，减少了有害基因表达的可能性——见本书第 8 章《该隐的妻子是谁？》

肤色

肤色是由不止一对基因决定的。为简化说明，我们假设主要涉及两对基因，⁹分别位于染色体上的 A 和 B 位点。其中一种基因形式，

7. Gitt, W., Dazzling design in miniature, *Creation* 20(1):6, 1997; creation.com/dna.

8.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同一段 DNA 可以通过不同的“读取”方式，从不同的位点开始读取，或对读取结果进行编辑，从而具有多种功能。这种机制背后的创造性智慧令人惊叹。

9. 这种简化并不是为了强化我们的论点——其实基因越多，越容易产生“不同”的肤色。我们用两个基因作为例子来说明其中的原理。

记为“M”，会导致产生大量黑色素；另一种基因形式，¹⁰ 记为“m”，只产生少量黑色素。那么在 A 位点，我们可能有如下几种基因组合： $M_A M_A$ 、 $M_A m_A$ 或 $m_A m_A$ ¹¹，它们会指示皮肤细胞产生大量、中等量或少量的黑色素。

类似地，在 B 位点，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的基因组合： $M_B M_B$ 、 $M_B m_B$ 或 $m_B m_B$ ，指示细胞产生大量、中等量或少量黑色素。

因此，一个肤色非常黑的人可能有 $M_A M_A M_B M_B$ （见图 18.3）。由于这些人的精子和卵子都只能携带 $M_A M_B$ 这样的单套基因组合（记住，每个 A 或 B 位点上只有一个会进入某个精子或卵子），他们只能生出与自己基因组合相同的孩子，因此他们的孩子的肤色也会很深。同样，肤色非常浅的人，拥有 $m_A m_A m_B m_B$ 这样的基因型，也只能生出和他们一样肤色非常浅的孩子（见图 18.4）。

棕色皮肤的父母的基因型为 $M_A m_A M_B m_B$ （例如： $M_A M_A M_B M_B$ 和 $m_A m_A m_B m_B$ 结合的后代），他们会产生哪些基因组合（参见图 18.5）？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旁氏棋盘”的表来推测（见图 18.6）。棋盘的左边列出了来自父亲的精子可能携带的四种基因组合，棋盘的顶部列出了来自母亲的卵子可能携带的基因组合（记住，父母只能将每对基因中的一个传递给精子或卵子）。

M = 黑色素水平高
m = 黑色素水平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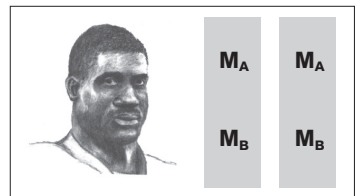


图 18.3 一个“黑人”基因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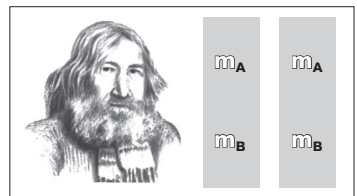


图 18.4 一个“白人”基因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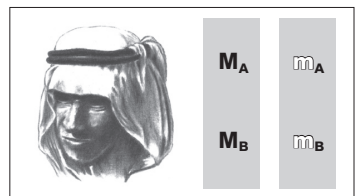


图 18.5 一个“棕色人”基因组合

Image by Robert Smith

10. 基因的变体形式被称为“等位基因”，但这一概念在这里并不重要。

11. 从技术上讲，这种等位基因剂量影响性状的遗传表达方式叫做部分显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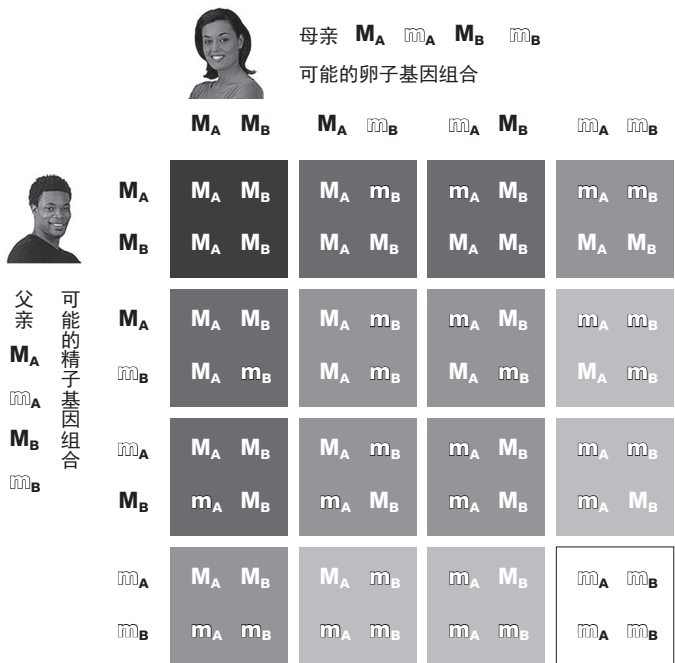


图 18.6 “方块”显示了携带 $M_A m_A M_B m_B$ 基因的棕色父母可能产生的后代

通过在棋盘上找到特定的精子基因组合所在的行，以及对应的卵子基因组合所在的列（就像在地图上定位一个地址），我们可以确定特定精子和卵子结合时后代的基因组成。例如，一个 $M_A m_B$ 精子和一个 $M_A m_B$ 卵子会产生一个具有 $M_A m_A M_B m_B$ 的孩子，和父母的一样。其他的可能性意味着，这样一种婚姻的后代中可以出现五种层次的黑色素（颜色的深浅）水平，如图中颜色的深浅大致所示。如果涉及三对基因，就可能有七个层次的黑色素水平。

因此，从这种中等棕褐色皮肤的亲本开始，只需一代就能产生从非常浅到非常深的一系列“肤色”。

如果一群携带 $M_A M_A M_B M_B$ 基因的“纯黑人”（即完全没有浅色基因 m ）迁移到一个后代不可以与浅色人种通婚的地方，那么他们的后代就都是黑人——这就形成了一条纯粹的“黑色谱系”。

$$M_A M_A M_B M_B \times M_A M_A M_B M_B = M_A M_A M_B M_B$$

如果一群“白人”（ $m_A m_A m_B m_B$ ）迁移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的后代不能与肤色较深的人结婚，就会产生“纯粹”的（在同样的意义上）“白色谱系”——他们没有产生大量黑色素所需的基因 M ，因此不会诞生“黑”孩子。

$$m_A m_A m_B m_B \times m_A m_A m_B m_B = m_A m_A m_B m_B$$

Phot by Gary Roberts © worldwidefeatures.com



图 18.7 诺丁汉这对令人惊奇的双胞胎表明，父母的现有基因的不同组合如何给后代带来肤色的多样性。

因此，从两个中等棕褐色皮肤的父母开始，不仅很容易得到所有的“肤色”，而且还可以得到具有稳定肤色深浅的人群。例如，如果那些拥有 $M_A M_A m_B m_B$ 或 $m_A m_A M_B M_B$ 基因的人不再与其他基因型的人通婚，因而只能产生中等

棕褐色皮肤的后代（ $M_A m_A M_B m_B$ ），那么就会形成永久性的中等棕褐色皮肤人群（你可以自己用旁氏棋盘推测出来）。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谱系与另一个谱系再次通婚，这个过程就会逆转。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的后代就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往往是在同一个家族中。

如果，所有的人都能自由通婚，然后随机分割成多个群体，彼此隔离，一套全新的基因组合就会出现。有可能拥有杏仁眼和黑色皮肤，蓝色眼睛和黑色卷曲的短发，等等。当然，我们需要记住，基因表达自身的方式要比这幅简化的图像复杂得多。例如，有时某些基因是连锁在一起的，因此它们往往会一起遗传。

即使在今天，在一个特定的族群中，你也会经常看到与另一个族群相关的特征。例如，你偶尔会看到一个欧洲人长着宽扁的鼻子，或者一个中国人长着白种人的眼睛。现在，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

所有人类的基因都极其相似，这出乎进化论者的意料，有力地反驳了“人种分离已久”的观点。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使用以下资料重建这些族群的真实历史：

- 创造主在创世记中给出的信息
- 上述背景知识
- 对环境影响的一些考虑

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所有其他人类都是他的后裔。创造后的 1656 年，一场普世大洪水毁灭了除了挪亚和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以外的所有的人类。这场洪水极大地改变了环境。上帝命令幸存下来的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创世记 9:1）。但后来的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联合起来建造了一座城和一座塔，围绕巴别塔大搞反叛性的崇拜。

创世记第 11 章显示，在此之前人类只有一种语言。上帝通过制造语言差异对人们的悖逆进行了审判，从而阻止了他们反对上帝的行为，迫使他们按照上帝的意愿分散到世界各地。因此，所有的族群都是在巴别塔之后才出现的。

亚当和夏娃的 肤色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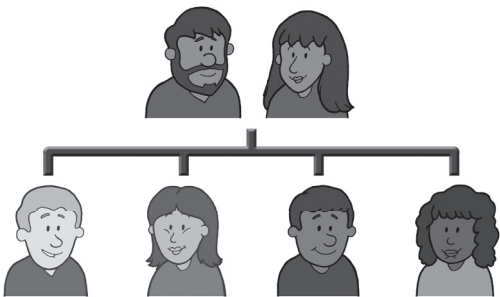


Image by Kerton Halley

挪亚和他的家人可能是中等棕褐色皮肤，同时拥有深色和浅色皮肤的基因，因为中等棕褐色皮肤似乎是适应性最广的（肤色深到足以防止皮肤损伤和叶酸破坏，又浅到足以产生维生素 D）。亚当和夏娃

也很可能是中等棕褐色皮肤，有棕色的眼睛和棕色（或黑色）的头发。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棕褐色皮肤。

洪水之后，直到巴别塔分散之前，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和一个文化群体。因此，在这个群体中没有婚配障碍。这会使人群的肤色远离极端。当然，也有可能出现肤色很深和很浅的人，但这两种肤色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与比自己肤色浅或肤色深的人结婚，从而确保了后代的平均肤色大致相同。

除肤色以外的其他特征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外貌上明显的、一致的差异永远不会出现。要形成这种独立的谱系，你需要把一个大的繁殖群体分成多个小群体，并让他们保持分离；也就是说，要防止群体间通婚。每个生物学家都知道，这对于动物和人类种群都是一样的。

巴别塔的效应

这种情况确实在巴别塔分散之后发生了。上帝将不同的语言强加于人，瞬间造成了交流障碍。人们不仅拒绝与无法交流的人结婚，而且说同一种语言的群体也很难与说其他语言的群体建立联系和信任。因此，他们会彼此远离，进入不同的环境。这正是上帝的意图，为让他们“遍满全地”。

每一个小群体不大可能像原来的大群体那样携带同样广泛的肤色。平均而言，一组人可能有更多的深色基因，而另一组人可能有更多的浅色基因。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其他体貌特征上：鼻子形状、眼睛形状等。由于他们只会在自己的语言群体内通婚，这些差异将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冲淡。

人们离开巴别塔后，他们遇到了新的环境。假设一群人搬到一个阳光很少的地区，在那里深色皮肤的人将无法产生足够的维生素D，导致健康状况不佳，生育的孩子也较少。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浅色皮肤的人会占优势。

如果几个不同的群体去了这样一个地区，而其中一个群体不幸携带了很少的浅肤色基因，那么这个特定的群体就会逐渐消亡。可见，这是自然选择作用于已有的特征，而不是创造新的特征。

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现已灭绝，但被认为是完全的人类，他们身上有佝偻病的证据，这是维生素 D 缺乏的一种症状。事实上，这一点再加上进化论的偏见，使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归类为“猿人”。他们很可能是深肤色的人种，但由于最初的肤色基因，他们不能适应所处的环境。请再次注意，这种所谓的自然选择并不产生肤色，而只是作用于预先存在的制造皮肤色素的能力。¹²

相反，在阳光充足的地区，皮肤白皙的人可能患皮肤溃疡、皮肤癌和叶酸缺乏症。因此，在这些地区，深色皮肤的人会占多数。

当然，人们是聪明的，他们会把肤色的深浅与不同环境中的健康状况联系起来。因此，婚姻选择将发挥作用：在热带地区，“黑色是美丽的”，而在高纬度地区，“白色是美丽的”。这种智能选择会强化自然选择，加速种族差异的形成。

因此我们看到，环境的压力加上人类的选择，可以影响一个群体内的基因平衡，甚至淘汰整个群体。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的体貌特征往往与其生活的环境相匹配。例如，北欧人皮肤白皙，赤道地区的人皮肤黝黑。

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纽特人（Eskimo，爱斯基摩人）的皮肤是棕色的，但他们生活在没有太多阳光的地方。可以推测，他们的基因组成都类似于 $M_A M_A m_B m_B$ ，不会产生更浅或更黑的皮肤。因纽特人的鱼类饮食提供了大量的维生素 D，所以他们可以在没有太多阳光的情况下保持健康。另一方面，生活在赤道上的南美原住

12. 事实上，在尼安德特人的化石中发现了 MC1R 基因的一种突变形式，这种突变导致正常棕色黑色素的产生受到抑制，从而导致头发变红。所以看来尼安德特人可能拥有今天欧洲人的肤色范围。参看 Carles Lalueza-Fox, C. *et al.*, A melanocortin 1 receptor allele suggests varying pigmentation among Neanderthals, *Science* **318**:1453–1455, 2007; doi: 10.1126/science.1147417.

民没有黑色的皮肤。这些例子证实了自然选择并不能创造新的信息——如果一群人的基因构成不允许肤色朝着该环境所需的肤色改变，自然选择就不能制造这种变异（人类的选择也不能）。

俾格米人（Pygmies，非洲的一支侏儒部落）生活在炎热的地区，在茂密的丛林环境中很少能感受到强烈的阳光，但他们的皮肤却很黑。俾格米人可能是影响人类种族历史的另一个因素的绝佳例子：歧视。与“常态”不同的人（例如在一个深肤色人种群体中，有一个肤色很浅的人），历来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受到该群体排斥。这样的人可能找不到结婚对象。这将进一步导致浅肤色基因从深肤色人种中消失，反之亦然。通过这种方式，群体趋向于自我“净化”。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在一个小群体内繁殖可以强化一种常见的不寻常特征，否则这种特征就会因与群外的人通婚而被淹没。非洲有一个部落，由于近亲繁殖，他们的脚都严重畸形。

如果拥有矮小基因的人受到歧视，那么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到森林深处避难。通过内部彼此婚配，他们能够形成一个侏儒“种族”。俾格米侏儒部落与邻近非俾格米部落使用相同的方言，这一事实提示他们是从临近地区出走的。

某些遗传特征可能会影响人群对将要迁入的环境做出有意识的选择（如果能够有所选择）。例如，因为遗传因素而致皮下脂肪层较厚、隔热性能较好的人，往往会离开太炎热的地区。

共同的记忆

与圣经所载的人类起源相关的证据不仅限于生物学和遗传学方面。既然所有民族都是在不久以前从挪亚家族繁衍而来的，我们可以料想在许多民族的传说中找到一些关于大洪灾的记忆。事实上，相当多的文化中都有关于毁灭世界的洪水的记载。这些记载往往与（圣经中）真实的原始记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八人乘船获救、释放飞鸟探测洪水、出现彩虹，等等。

结论

巴别塔的分散将一个彼此通婚的大群体分解成了近亲繁殖的小群体。由此产生的群体会具有不同的基因组合，从而具有不同的身体特征。这种分散本身就能确保，不需要多久，在某些族群（通常称为“人种”）里就会出现一些固定的差异。此外，环境的选择压力会改变预先存在的基因组合，从而使每个群体的身体特征趋向于适合其所处的环境。

任何基因都没有经历过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因为基因是早已存在的。不同人群的主要特征是来自预先被造的基因的不同组合，再加上突变（可遗传的随机变化）导致的一些微小的退化性改变。最初被造的（遗传）信息只能被重组或者退化。

关于种族起源的错误信念引发的后果

拒绝福音

创世记历史细节的准确性对圣经和整个福音信息的可信度至关重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不同的群体进化出了不同的特征，不可能都来自挪亚的家庭（与圣经相反），这削弱了对耶稣基督福音的信仰。

种族主义

现代种族歧视的最大理由之一是相信不同的人群是分别进化而来的。他们认为不同的群体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有些群体比其他群体落后。他们进而相信，另一个人可能不像你一样完全是人。这种想法激发了希特勒制造毒气室，旨在建立“优等种族”。¹³可悲的是，一些基督徒被进化论灌输的种族主义思想感染，认为某种不同

13. Bergman, J., Darwinism and the Nazi race holocaust, *Journal of Creation* 13(2):101-111, 1999; creation.com/holocaust.

“肤色”的人低人一等，因为据说他们更接近动物。这种态度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例如使徒行传 17:26，歌罗西书 3:11），尽管断章取义的圣经经文有时被误用来为种族主义观点辩护（见附录一）。

对传教活动产生不良影响

进化论的传播对传教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所谓的野蛮的、半进化的劣等民族，与在时间和遗传上与我们关联密切、却尚未听到福音的“近亲”相比，不能唤起同样程度的传教紧迫感。¹⁴即使是许多当今最优秀的传教组织，也受到关于其他民族及其宗教起源的根深蒂固的进化论思想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无意识的。

所有部落和民族都是挪亚一家的后代！

圣经清楚地表明，任何新发现的部落最终都可以追溯到挪亚。因此，他们的文化最初都有对上帝的认识，以及至少足以建造一艘远洋轮船的技术。罗马书第一章指出了技术损失和文化退化的主要原因（见附录二）。这与他们的祖先故意拒绝敬拜永生上帝有关。因此，帮助“落后”民族的首要任务不应该是世俗教育和技术援助，而首先是福音。

事实上，大多数“原始”部落仍然记得他们的祖先背离了永生的上帝——造物主。以“和平儿童”而闻名的传教士唐·理查森（Don Richardson）已经表明，不受进化论偏见影响，而是寻找并利用这种原始的神人联系的宣教路线，在把人们从肮脏的万物有灵论中解救出来方面非常有效。¹⁵

面对人类拒绝创造主的情况，上帝的中保耶稣基督是唯一能让各种文化、民族或肤色的人群真正获得自由的真理（约翰福音

14. 比如 Grigg, R., Darwin's quisling (Charles Kingsley), *Creation* 22(1):50–51, 1999; creation.com/kingsley. See also creation.com/racism.

15. Richardson, D., *Eternity in Their Hearts*, Regal Books, Division of Gospel Light, US, 1986. Animism is the belief that even inanimate objects have souls.

8:32; 14:6)。

附录一：黑皮肤是由于对含的诅咒吗？

“黑”（实际上是深棕色）皮肤只是遗传因子的一种特殊组合。这些因素在亚当和夏娃身上原本就有，虽然不是今天黑人身上这样的组合。认为黑人的肤色是由于对含和他的后代的诅咒所致，这种观点在圣经中找不到。此外，受咒诅的不是含，而是他的儿子迦南（创世记 9:18, 25; 10:6）。迦南的后裔很可能是中等棕褐色皮肤（创世记 10:15-19），而不是黑色。关于含的错误教导常被用来为奴隶制和其他不合圣经的种族主义行为辩护。传统上认为非洲国家主要是含人（Hamitic），因为古实人（古实是含的儿子：创世记 10:6）被认为生活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创世记提示，巴别塔事件之后人们很可能是沿着家族血统分散的，所以含的后代可能平均起来比雅弗后代的肤色更深。然而，也有可能是相反的情况。

在马太福音第 1 章里的耶稣家谱中提到的喇合是迦南人。她是含的后裔，一定嫁给了以色列人。上帝赞成这种结合，这表明她来自哪个“种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相信真正的上帝。路得，一个摩押女子，也出现在基督的家谱中。她在嫁给波阿斯（Boaz）之前表达了对神的信心（路得记 1:16）。上帝要人警惕的是不同信仰的婚姻，而非不同种族的婚姻。¹⁶

附录二：“石器时代”的人类？

考古学表明，曾经有人住在洞穴里，使用石器。现在仍然有人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挪亚和他一家的后裔。创世记记载，在洪水之前，人们有足够的技术来制造乐器、耕种、锻造金属工具、建造城市和建造巨大的航

16. Wieland, C., The Bible and interracial marriage, *Creation* 34(1):20–22, 2011; creation.com/interracial.

海船只。从巴别塔分散后，由新语言引发的敌意可能迫使一些群体迅速地分散开来，在任何他们能找到的地方居住。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可能最初只是暂时使用石器，直到他们的定居点得

以完善建立，之后他们才能发现并开采金属矿藏。在另一些情况下，最初分散的群体可能并没有带走相关知识。试问今天一个普通家庭，如果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生活，有多少人会知道寻找、开采和冶炼金属矿床的方法呢？显然，巴别塔事件后，很多群体中出现了技术（文化）的退化。

在某些情况下，恶劣的环境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拥有的技术和文化知识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特别是为了适应干旱的内陆生存而发展出来的生存技能。他们的知识包括用于制造回旋镖的空气动力学原理（其中一些回旋镖被设计成能够返回投掷者手中，而另一些则不能）。

有时我们会看到难以解释的退化迹象。例如，当欧洲人到达塔斯马尼亚（Tasmania）时，那里的土著只有最简单的技术。他们不捕鱼，通常也不做衣服。然而，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塔斯马尼亚人在更早的世代曾拥有更多的知识和设备。考古学家里斯·琼斯（Rhys Jones）认为：在遥远的过去，塔斯马尼亚土著人曾拥有将兽皮缝制成复杂衣服的设备。这与 19 世纪初的观察结果



图 18.10 与人们普遍对穴居人的刻板印象相反，住在洞穴里的人并非野蛮、像猿或愚笨。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比如在冰河时期，穴居是可以理解的。



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他们只是把兽皮挂在肩上。也有迹象表明，他们在过去实际上是捕鱼和吃鱼的，但当欧洲人到达时，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这样做了。^{17, 18} 因此，技术并不总是能够被保留下来并发扬光大，而是可能会丧失或丢弃。万物有灵论者生活在对恶灵的恐惧中，经常发明一些禁忌来反对健康的行为，比如禁忌洗澡或吃各种有营养的食物。这再次表明了不认识真正的造物主上帝是如何导致堕落的（罗马书 1:18-32）。

.....

要了解更多关于种族、文化、种族主义、奴隶制等的信息，请阅读卡尔·威兰博士（Dr. Carl Wieland）的书 *One Human Family*（《同一个人类家庭》，2012年由 Creation Book Publishers 出版）。

菲力克斯·科诺塔伊·阿胡鲁博士（Felix Konotey-Ahulu）在评论维兰德博士的书时总结道：

.....这是我读过的对种族主义的最深入的描述。这本书所包含的信息即使不能让大多数读者觉得奇妙，也会让他们吃惊。

乔纳森·萨法蒂博士（Dr. Jonathan Sarfati）评论道：

我可以肯定，这本书是一部杰作；通过纳入奴隶制、种族隔离、（美国）的种族关系、.....、文化史、经济史以及最具生产力的经济体的基督教背景等重要话题，它在以往有关种族的著作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避免了两个无益的极端，即对过去的罪恶不加评判（太多基督徒没有读过约翰福音 7:24），以及将一切都归咎于西方，以求政治正确。

17. Jones, R., Tasmania's Ice-Age hunters, *Australian Geographic* 8:26-45, 1987.

18. Jones, R., The Tasmanian paradox; in: Wright, R.V.S. (Ed.), *Stone Tools as Cultural Marker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 1977.